

# 井底之蛙

古人想像力飄逸肆恣，莊子「水擊三千里」，宗愨「乘長風破萬里浪」。然古代中國人對大海敬畏多過親近，真正「乘桴浮於海」者少之又少。在西方大航海時代幾百年後，直到一八六六年，中國才派出第一個出使歐洲的官方考察團。帶隊的是滿族老官僚斌椿。而他之所以中選，並非因為有多高的西學造詣，而是其子與「洋道台」赫德相熟。

斌椿沿途考察不可謂不認真，回來後寫了一本《乘槎筆記》，是中國第一本親歷、親見、親手寫成的有關歐洲的考察報告，記述了他對火車、電燈、電梯、顯微鏡、電鈴等新科技的新奇感受，大開眼界。

但是作為一個舊式官僚，斌椿難以放下天朝上國那種驕傲的自尊。他在法國參觀顯微鏡，看到水滴經放大後顯示當中有蟲「作蝦蟹形」，「各種草木形狀，奇異不能盡述，據云皆水中本有之物，極纖一飄」，便歸結為是莊子筆下的「蠻觸之調」。

看到有人跨在轉軸「木馬」上，「馳行不已」，便聯想到諸葛亮的「木牛流馬之遺意」，其實那是新式的自行車。

在瑞典國接受王室招待後，斌椿又賦詩曰：「西池王母住瀛洲，十二珠宮詔許遊。怪底紅塵飛不到，碧波青嶂護瓊樓。」讀者初見，很可能以為此詩出自《封神榜》或《西遊記》。

斌椿有其時代局限性，不應苛責。然井底之蛙的思維，卻應引以為鑒。當今全球化時代，中國已位居世界經濟次席，但「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仍大有人在。此類盲目自大，已成為某些人的習慣思維，給一巴掌都拍不醒，反過來還要怪清醒者「滅自己威風」。較之斌椿式懵懂無知，不僅可悲，而且可恨。

## 瓜園



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冗餘

此前看沙中線的最終調查報告，作為門外漢自然有很多專業內容看不懂，但能看懂的部分中，有一點是印象深刻的，大意是紅磡站原本設計就偏向保守，關鍵部位更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備用承托力，作為「安全冗餘」，所以現在雖然有些部分存在問題，但遠不及影響整體安全性的程度。雖然都有一個「冗」字，但和代表着人浮於事、尾大不掉的「冗員」不同，「冗餘」是為了提高系統的可靠性，刻意配置的重複零件或者機能，代表着一種有備無患的從容不迫。

上一次「冗餘」這個概念直接衝擊我的神經，還是在看電影《流浪地球》的時候。電影中，主角吳京率領的救援小隊帶着核心零件去重啟一個地球發動機，經歷千辛萬苦就快到達時，卻發現那個發動機已經被其他救援小隊成功重啟了，男配角望着悵然若失的男主角，說「那是飽和式營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編劇實在是太厲害了！」

若是在荷里活大片中，一定是主角大殺四方排除萬難，最後在千鈞一髮之際，成功拯救全世界，然後身旁隊友喜極而泣，身後萬千民眾鼓掌擁抱。與這種令人腎上腺素激增，充滿個人英雄主義的情節相比，《流浪地球》中的情節可以說是一個理性而冷靜的反高潮。

想起古代兩軍對壘，重要的軍令都派出多路傳令兵，如果其中某路出現問題，至少還有其他傳令兵能夠完成任務。作為其中一個傳令兵，千辛萬苦送達，卻發現已經有人先到，如釋重負之餘恐怕也會心生失落吧。但面對不可讓其失敗的重要任務，如電影中的重啟地球發動機，面對不可讓其發生的安全事故，比如現實中紅磡站的安全設計，「冗餘」才是理性的判斷與選擇。

##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近來父親常抱怨左耳發癢。醒着沒事，頭落到枕上，耳朵裏彷彿就有東西在動。嘗試用酒精棉球擦拭，效果不明顯。父親睡臥不安，決定去看耳鼻喉科。

往日看病直接上醫院掛號就是了。但受新冠疫情影響，如今看病還需網上預約。我搜索信息，找到有關微信公眾號。按照指令輸入父親的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碼，又接收動態密碼輸入，這才登上預約平台。找到醫院、科室，再次輸入個人信息。接着選定日期、時間段，最後收到確認短信，才算掛上號。程序有點複雜，父親說他自己恐怕搞不定。

到了約定日期父親一早出門，到醫院根據短信去取號機取號，一連試了兩台都碰到機器故障。最後去人工服務窗口，又得把電話、身份證號碼等再填一遍。網上掛號時他前面約有一百人，他選了上午最後一班，十一至十二點。他十點半到達，八位醫生同時接診，不到十一點就輪到他了。

醫生用耳鏡一看，說有「盯聾」黏在鼓膜上，所以隨鼓膜振動有異物移動感。用鑷子為他清潔耳道後，醫生囑咐自己不要用硬物探入。十分鐘看完，不用配藥。父親年過七十，掛號免費，問診費二十多元，發現了問題，他也就放心了。

疫情帶來不便，但生活終究在恢復正常。如今大家對聚集型病例、社區傳播提高警惕，醫院消毒殺菌做得徹底。非常時期，一般得了小毛病也不上醫院，就診不像從前那麼擁擠，也算烏雲周圍有銀色鑲邊吧。還學了個新詞「盯聾」，耳道分泌物的典雅稱呼。盯聾與叮嚀發音相同，意思相通，形聲、會意兩全其美，甚妙。

# 《有風景的逃往埃及》

受紅衣主教阿爾多布蘭迪尼的委約，從博洛尼亞南下羅馬發展的安尼貝爾·卡拉奇在前者位於多利亞潘菲利宮的家族禮拜堂中繪製了六幅半圓形的裝飾畫，其中《有風景的逃往埃及》在西方藝術史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相比較同在十七世紀初期活躍於羅馬城的德國畫家亞當·埃爾斯海默筆下遵循聖經原文，凸顯火光、月光和星空等夜景中光源寫實表現的同題材名作；卡拉奇則將約瑟攜帶聖母子前往埃及避難的橋段「安置」於一個寧靜祥和的古典理想化自然景觀中。

畫家將身着紅、黃、藍三原色服飾的聖家族三人繪於前景，右側的擺渡船意指他們剛剛渡河上岸。觀者的視線順着綿延的河流聚焦到畫面正

女兒看電視時，喜歡獨霸客廳，一個人看得不亦樂乎。而在我的記憶裏，電視天生是一伙人圍在一起看的。我像她那麼大的時候，電視機早已誕生，但普通人家有電視機的還不多，即便有，也是小小的黑白電視機。

夏天的傍晚，這不多的人家會把電視機搬到露天，鄰居們搬着木板或竹椅，在一起看《霍元甲》《陳真》。去年熱映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裏，上海里弄居民收看女排奪冠直播，還原了當年的場面。後來，有電視機的人家漸漸多了，大家不再露天看電視了。不過，在家看電視，也依然是家人聚在客廳的「集體娛樂活動」。再後來，看電視的人越來越少，看手

# 小屏一代

機的人越來越多。「小屏」慢慢擠進了我們的生活，「大屏」漸漸退了出去。新的人群，是在「小屏」的時代產生的，女兒就是這「小屏一代」的成員。

記得有人說過，藝術真正打動人的，其實是它的形式。塑造我們欣賞藝術的習慣的，大概也是如此。譬如「小屏」吧，因為其小，對畫面、畫質乃至情節、橋段等都有新要求；又因為其「小」，便很難與人分享，縱是最親密的人，也很少頭碰頭在一起看手機。「小屏」用慣之後，會養成「獨享」的習慣，即便轉到「大屏」，也是如此。

當年，幾十人圍着電視，既為看節目，也為了聊天。在那時的底層社會，白天

# 脫「苦海」

研究過「群團」現象，發現不同觀點的人難以在一個群裏長期共處。

群主如有點水平也有點胸懷，真正體現民主的兼容並蓄，就應當寬容平和的領導者，鮮明地反對語言暴力，把群內的對峙引導到心平氣和的表述，營造清醒、冷靜、平和、友善的氛圍。在以長者為主的群團，更應有點閱歷練就的雅量。

一天，閻密告知：她被群主「移出」了某校友圈。「移出」是客氣話，實質就是「開除」。我知道她事多事忙，應付原有個多群團已覺無趣。

幾個月前校友聚會，她被同桌的群主拉進了新群。她與群主本不認識，不同系

也不同級，加入後很是後悔，說這個圈信息量小，愛說話的幾名老老沉迷政治，對不同意見常加批判。群主更是動輒教訓，十足一個野蠻家長。

閻密對一些極端觀點發表過不同意見，如不贊成把某人定為良知、人性的試金石，認為可以支持某人，也可以不支持某人。結果群主不點名地回應她，說：就是不能讓反對某人的「混蛋」說話，一絲一毫不讓！這種戾氣很重的語言後面，是一副兇神惡煞的、專橫的、也是低智的面孔。

被開除的導火線，是閻密轉發了一條美國醜聞的帖子，沒留意幾層樓上已有人

# 紅館Show

香港的實況是地少人多，尺金寸土，因此各行各業都要想辦法盡用空間，以達至最佳經營目標。演藝事業也不例外，大部分康文署表演場地都是多用途性質，以便不同門類的表演都可以在相同場地進行。若遇大型演出，體育館或展覽場亦會改裝成表演空間。灣仔區的伊利沙伯體育館便曾經上演舞台劇、演唱會，甚至是西方馬戲節目；紅磡區的香港體育館，除了常規的體育活動，也是本地重要的演唱會場地。大部分歌手都以踏上「紅館」的舞台為榮，新進歌手則以此為事業台階。因此，「紅館Show」可說是香港演藝及娛樂事業的特色。

「紅館」其實是一個體育館，四面設有觀眾席，中央的空間可作籃球、排球，甚至小型足球等比賽。就是因為有足夠空間，故此多年前便有娛樂商人萌起意念，在「紅館」搭建舞台開辦演唱會。自此之後，該場地進行的演唱會數量，與運動比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紅館Show」的特色是舞台規模千變萬化。觀眾席為單面、雙面、三面 and 四面，真是形形色色。舞台表演者為了照顧不同方向的觀眾，除了施展個人的渾身解數，亦會配置舞蹈團隊。由是，即使一些年資較深的歌者，原本以演唱輕柔歌曲為主，但在「紅館Show」亦會載歌載舞，

的水井、晚上的電視，是生活裏的情報所，有多少流言蜚語從這裏滋長，也有許多秘密的感情在這裏發酵。而在當下的「小屏」時代，交流大半是隔屏的。看劇時的點讚或吐槽，也以「彈幕」來完成，只是交流的對象，從熟人變成了生人。於是，同伴在身邊的意義，變得小而又小。

不過，在小屏時代，因為共同喜歡一部劇，或因喜歡劇裏的一個人，乃至一件物品，卻能結識一大批同好，甚至進入一個趣味相黏連的社區。這麼說來，屏幕變小的同時，天地或許更寬了。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關過謠。在網絡世界這不奇怪吧？

群裏有個A即時跳出對她發出「第一次警告」，認為她與「五毛」一夥故意強化謠言。閻密好生疑惑，她根本就不知這個A是何方神聖，自己也非重罪，除謝了A關謠，也毫不示弱地回應了他的訓斥。話剛一出，群主B就露面，把她「移出」了。閻密後來才知道，AB是同一個人！

A變身為B的操作，令閻密終於擺脫了一個她早有去意的群團。我倆擊掌大笑，喊着一款鎮痛貼的名字：脫苦海！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務求令觀眾看到熱情澎湃的效果。除此之外，「紅館Show」另一個必然出現的場景，就是臨時搭建的舞台，必定會興建電動升降台，讓歌者在開場和完結的時候，可以在升降台出現和離開，展現皇者風範，增添氣勢。

疫情期間，免費電視台播出多位歌手的「紅館Show」錄影節目，令我有如親臨現場。「紅館」舞台印證了輝煌的演唱會紀錄，希望各歌手在疫情過後能夠重踏舞台，觀眾亦可再次感受「紅館Show」的魅力。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 父親看病記

近來父親常抱怨左耳發癢。醒着沒事，頭落到枕上，耳朵裏彷彿就有東西在動。嘗試用酒精棉球擦拭，效果不明顯。父親睡臥不安，決定去看耳鼻喉科。

往日看病直接上醫院掛號就是了。但受新冠疫情影響，如今看病還需網上預約。我搜索信息，找到有關微信公眾號。按照指令輸入父親的姓名、身份證號、手機號碼，又接收動態密碼輸入，這才登上預約平台。找到醫院、科室，再次輸入個人信息。接着選定日期、時間段，最後收到確認短信，才算掛上號。程序有點複雜，父親說他自己恐怕搞不定。

到了約定日期父親一早出門，到醫院根據短信去取號機取號，一連試了兩台都碰到機器故障。最後去人工服務窗口，又得把電話、身份證號碼等再填一遍。網上掛號時他前面約有一百人，他選了上午最後一班，十一至十二點。他十點半到達，八位醫生同時接診，不到十一點就輪到他了。

醫生用耳鏡一看，說有「盯聾」黏在鼓膜上，所以隨鼓膜振動有異物移動感。用鑷子為他清潔耳道後，醫生囑咐自己不要用硬物探入。十分鐘看完，不用配藥。父親年過七十，掛號免費，問診費二十多元，發現了問題，他也就放心了。

疫情帶來不便，但生活終究在恢復正常。如今大家對聚集型病例、社區傳播提高警惕，醫院消毒殺菌做得徹底。非常時期，一般得了小毛病也不上醫院，就診不像從前那麼擁擠，也算烏雲周圍有銀色鑲邊吧。還學了個新詞「盯聾」，耳道分泌物的典雅稱呼。盯聾與叮嚀發音相同，意思相通，形聲、會意兩全其美，甚妙。

# 診所牆上的「德」

健堂。那日，許醫生找準了穴位，針灸了不到一個鐘，我的症狀就大大緩解，回到家中，又遵醫囑熱敷了一陣，當晚安心入眠。

有了這樣的第一次，漸漸地去的次數就多了。診所不大，但布置得很溫馨：進門之後，右手是藥櫃，紅色的原木質樸大氣，看着就讓人踏實；許醫生看病人的房間大概百呎，桌上除了電腦和一些必要的器具，最惹眼的就是一些木質的小玩偶，日本動

漫裏的造型，煞是好看，任是多麼緊張的情緒，都會被這些小小的玩偶分散了注意力而得到緩解。

許醫生話不多，聲音也比較輕，但我總能在他為我做治療的動作中感受到一份細心和暖意。推拿治療按穴位有時會讓我疼痛難忍，他說，「來，跟我說粵語，一、二、三……」我驚訝：你怎知我在學粵語？「因為我感到你講話時有講粵語的慾望，卻因為害羞吞了回去。」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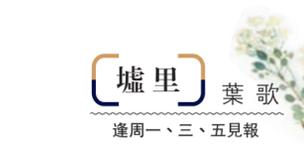
沒。其構圖莊嚴工整、布局平衡和諧、兼具英雄史詩和田園牧歌氣息的理想全景風景畫直接影響了他最偏愛的弟子多梅尼基諾、並被日後兩位前來羅馬求學的法國繪畫巨匠普桑和洛蘭發揚光大。普桑靜謐古典的表達和洛蘭懷舊崇高的詮釋，讓一位意大利人首創的湖光理想化風景範本通過兩位旅意法國人的傳播將其精髓在歐洲蔓延了近三個世紀。直至十九世紀巴比

松畫派領袖柯羅繪製的那些試圖比肩普桑的早期風景作品都可追溯到卡拉奇的理想化風景中。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